

共青团湖北省委
编

30年不短，
上下求索跬步起；

30年不长，
历史长河一瞬间。

如歌青春

湖北
教育
出版
社



如歌青春

共青团湖北省委
编

主 任 丁小强
副主任 陈正祥
执行主编 晏先华
编 委 胡合宇 余 兰 赵 燕 张 雁
杨伶俐 董庆华 杨 磊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歌青春/共青团湖北省委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351-5614-3

I. 如…

II. 共…

III. 改革开放—成就—中国

IV. 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8638 号

出版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邮政编码 430015 电 话 027-83619605

地 址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市硚口区长丰大道特 6 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1-5614-3

定 价 25.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谨以本书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序言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

张绍东

在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共青团湖北省委编辑出版了《如歌青春》一书,为全省青少年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也为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春风吹绿野,一夜雪消融。1978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 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也让世界将一个国家 30 年的沧桑巨变,载入人类文明的光辉史册。30 年改革开放,也使荆楚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30 年改革开放,留在我们记忆里的不仅有今非昔比的数字和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有一个个写满梦想与希望的人生和一段段镌刻着时代印痕的故事。收入本书的作品,集中反映了创作者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对 30 年波澜壮阔历程的经典记忆和历史感悟。书名定为《如歌青春》,既贴切,又富有诗意。我想是

因为书中作品无论采用何种体裁、站在何种角度、反映哪些变化，均盛赞改革开放的如歌岁月，畅抒和谐建设的豪迈情怀。书中作品或引吭高歌，直抒胸臆；或以小见大，构思精巧；或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或追忆往事，下笔有神。闲暇之余，端坐静览，如沐春风，如饮甘泉，受益匪浅。

恩格斯曾经说过：“时代的性格就是青年的性格。”30年改革开放，一代代有志青年始终站在改革的最前沿，站在开放的最前列，以敢为人先的魄力和筚路蓝缕的坚毅，实现了自己的青春梦想，同时也成就了祖国的繁荣昌盛。30年不短，上下求索跬步起；30年不长，历史长河一瞬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将继续充满活力地推进下去，“春天的故事”也将演绎得更加催人奋进。

时代呼唤青年，青年创造未来。希望生逢其时的当代荆楚青年，坚定信念，牢记使命，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当改革开放先锋，做民族复兴栋梁，自觉将个人成长融入湖北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在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伟大实践中谱写更加绚丽的青春乐章！

二〇〇九年元月



目 录

民谣声里看变迁 / 王君 001

电波 30 年 / 李晓 005

我家 30 年影像 / 李晓 007

一个村庄的 30 年 / 李晓 010

高高的轿顶山 / 白公 013

一封远方的来信 / 江艳 016

电话、手机与改革开放 / 何喜梅 020

难忘百花岭的人和事 / 方强 025

注定 / 牛宇 028

八千里路云和月 / 汤礼春 030

30 载“问”树不了情 / 李文山 034

电 / 李国栋 037

有旺的家 / 张平连 043

那时花开 / 安红霞 047

生于 1978 / 白莉 050

他乡，故乡 / 田明友 053

老屋 / 乔辉 055

荆楚 30 年腾飞之歌（组诗） / 贺双 061

择优（独幕快板剧） / 毛泽彦 列烽 064

我家灶台的“革命” / 王成明 072

18 岁的天空 / 董小川 075

幸福万年长 / 周常林 077

时代·文学·我 / 岩鹰 079

新农村风景 / 张红华 田绍文 084

湖北大鼓联唱 / 吴健	087
记忆的片断 / 侯振宇	090
亮剑 / 程颂红	093
职业的变迁 / 刘述涛	098
渐渐远去的百货大楼 / 余宽宏	101
光芒涌入 / 孙振东	103
父辈用青春书写江山如画 / 徐蓉	105
黑土地里有黄金 / 张皖	108
那些年，那些事 / 李小芬	113
您叫 30 年 / 李广競 赖抒颖等	115
回乡的路 / 曲向阳	119
童年的“文物” / 葛冬梅	123
下班路上的农民女工 / 葛程诚	126
听说取消农业税 / 彭忠富	131
从“包分配”到“愁就业” / 周义龙	134
文竹的轶事 / 周宗华	137
农民工——强子日记 / 陈军	140
温馨的声音来自东北方 / 程诚	145
踏着青春的歌声与改革同行 / 李石	148
岁月有痕 / 王文咏	151
青春记忆里的自行车 / 杨道军	154
我这 30 年 / 刘洪波	156
“视界”的变迁 / 杨永平	161
买冰箱 / 付体昌	165

目 录

- 伴随改革春风成长 / 王涛 167
- 难忘的故乡路 / 曹景耀 170
- 农村变奏曲 / 李鹏 172
- "成分"的变迁 / 任爱国 175
- 母亲的30年 / 周瑜 178
- 姐姐家30年巨变 / 王鸿鸣 180
- 永远的煤油灯 / 黄振金 182
- 生活因网络而精彩 / 贾明丽 184
- 30年的婚礼变奏曲 / 叶萍 187
- 和改革开放同龄 / 孙子兵 189
- 三代家史 / 蔡松明 191
- 青春飞扬的梦想 / 文社权 193
- 离骚2008 / 陈文 196
- 荒草丛生的记忆 / 隆健明 201
- 一个电影放映员的幸福生活 / 赵广鑫 204
- 极目楚天舒, 畅谈汉地景 / 唐烨 206
- 30年改革巨变 / 杨玲 209
- 悬挂在30年间的时光之翼 / 袁翠柏 213
- 30年汉正街, 30年大武汉 / 郑佳微 217
- 武汉公交, 昨天、今天和明天 / 万钟诺 221
- 更 / 张安东 223
- 青春, 且行且珍惜 / 陈娟 225
- 用热血青春与改革同行 / 王小龙 228
- 后 记 / 230

民谣声里看变迁

◎ 王 君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民谣，一个时期民谣的出现，是一种高度概括的民心民意，风趣而幽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回味近几十年来在京山地区流传的民谣，反映了我们家乡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和巨大变化。

京山地处江汉平原北端，耕地广袤，气候宜人，雨量充沛，适合于多种农作物的生长。然而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农民们的温饱问题依然没能很好地解决。当时农村实行大集体，“你干我也干，干多干少一样钱”，因此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有民谣为证：

社员干活听敲钟，
一天干活真稀松。
队长哨子吹半天，
社员还不到地边。

到了年底，农民的收入很少，“干活一年没有闲，算账分红倒找钱”。粮食也不够吃，农民常常要找队里预支，有一首民谣是：

日里思，夜里想，
没有粮食找队长，
队长说要找出纳，
出纳算盘扒几扒，
超支一百八十八。

由于粮食匮乏，和粮食有关食品不得不实行定量供

应，粮、油、肉、糖等，根据大人小孩定量标准实行凭证供应，老百姓说“这票证、那票证，花红五六难分清”。

穿衣服也够呛，不仅颜色单调，多是黑、蓝二色，布料也紧张，要凭票供应。所以有这样的民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小孩穿大孩，一孩接一孩，一直穿到不生孩，破布糊革再做鞋”。上世纪 70 年代进口化肥尼龙包装袋，一时成了做裤子的好布料，可以染成灰色和蓝色。并且还很紧俏，只有干部才能走后门买到。当时有首民谣十分诙谐有趣：

社干部、队干部，
人人都有尿素裤。
有青的、有蓝的，
就是没有社员的。
前面日本产，
后面是尿素。
屁股一扭，
含氮百分之四十五；
屁股一转，
百分之四十五含氮。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农村人的日子就是这样的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大为增长。民谣也随之而来，“联产搞承包，队长不用再吹号”，“全家一起干，不到黑天不吃饭”，“农业实行大包干，粮食年年都翻番”，“国家富，盖粮库”，“农民富，盖砖屋”。永隆棉区农民说得好，“想发家，种棉花”，棉花大丰收，农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民谣“棉桃一碰腿，酒壶不离嘴”，其意是棉花丰收有钱了，日子好过了。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京山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劳动力的解放，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在带回收入的同时，也带回了新的思想观念。农民的衣食住行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改变。吃饭不仅是填饱肚子，还要讲究营养和科学搭配。穿衣服也不仅是为了防寒保暖，还要讲究美观大方。老年人讲舒适，中年人讲品位，年轻人讲时髦。城镇的店铺里服装琳琅满目，各种名牌专卖店也相继登陆京山。农村人随时可以买

到中意的衣服。农村的土坯房越来越少，红砖瓦房和楼房越来越多，许多农民到城镇建房和购房，彻底改善了居住环境。2003 年国家免除农业税，农民的负担更轻了，有的根据自己的爱好、技术、特长，发展多种经营，千方百计地科学种田，增加收入，各种养殖业、民营企业出现规模发展。农村又有了新民谣：

千年等一回，
种田不纳税；
走进了新农村，
就有了新感受；
网络到处有，
盖上了新居楼；
骑着摩托到田头，
带着手机去放牛，
政通人和乐悠悠。

“要想富，先修路”，“富不富，先看路”。解决了温饱的农民认识到交通阻碍了生产致富，于是，修路成了京山最迫切的事情。在过去，京山只有很少的公路，交通很不方便，甚至上趟县城都很困难，“京山路一百，一天走到黑”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上世纪 90 年代，县里对境内公路进行改造，翻修了京钱公路、京宋公路等。进入新世纪，县里修通了乡村公路，全部修建成水泥路，实现了“村村通”，“走路不湿鞋，汽车开进来，新村靓起来。”长荆铁路、武荆、随岳高速公路的建成，改变了京山境内历来无铁路、无高速公路的历史，交通真正是四通八达。人们夸赞道：

两条高速穿境过，
铁路通达出行便，
省城武汉一日还，
行车舒适又安全。

农村的择偶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的联姻多年来系本乡本土，讲究“门当户对”，时兴“穷嫁穷，富嫁富，眼光高，找干部”，还有“70 年代嫁军营，80 年代嫁文凭，90 年代嫁大款”的说法。改革开放后择偶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院校的扩招，农村小伙、姑娘出外打

工、上大学等，男女建立了感情，五洲四海喜结连理。跨省、跨地区，甚至涉外婚姻也不少见。曾有描绘南方亲戚来京山串门的民谣：

老亲家，别客气，
有啥话，说啥话，
想吃啥，就吃啥，
鸡鸭鱼肉冰箱有，
比你南方也不差。

这些口口相传的民谣，其实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京山巨大变化的一个佐证，见证了京山的飞速发展，记录着家乡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人们的生活一定会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升。



电波 30 年

◎ 李 晓

1978 年的初夏，一个 9 岁的少年，和他的幺叔跌跌撞撞地奔走在一道又一道的山梁上，一只野兔从刺槐丛中惊慌地窜出，这丝毫没有引起赶路人的兴趣，他们要赶到 50 多千米外的镇上邮电所发一封加急电报。

这个少年，便是我。那一年，我的一个远房祖父在犁田时突然栽倒在田里，没有醒来。为了通知他在上海工作的一个女儿回家奔丧，我和幺叔便赶到镇上邮电所发一封加急电报。5 天以后，当红肿着双眼的姑姑从上海回到乡村，哭着跪倒在她父亲的灵前时，她痛心于时空的遥远，通讯的不便，让她千里迢迢回来奔丧的泪水，再也追不上父亲离世脚步。

1979 年的寒假，我读小学二年级，因为数学考了 98 分，被在机关工作的父亲接到城里去玩，父亲在单位做秘书，整日便守在一部威严气派的黑色电话机前接听电话，我看见一脸严肃的父亲把话筒凑在耳边接听，传达指示，收听汇报，一边在电话记录簿上飞快地记录着。那时，电话还是手摇式的，打电话时，先摇一下手柄，然后把电话挂了，邮局的总台为你接上要找的单位，插入相应的端口，这才可以通话。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电话，俨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当然，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一个话筒，怎么能让两地之遥的人能够听清楚彼此的声音呢？我决定大胆地做一个实验。我把用来抽水灌溉的 30 多米长的塑胶管子连接起来，我和幺叔分别站两端，我对着管口大声叫喊：“幺叔，幺叔，听得

见我的声音么？”另一端拿着管口接听的玄叔失望地摇摇头。

我在乡里参加工作时，最初在办公室做文书。这下，我就可以神气活现地接听电话了。依然是手摇式要通过邮局转接的，我对邮局那个满脸长着雀斑的女话务员也萌发了朦胧的情愫，每次听到她转接电话时轻柔的声音，我就激动得从椅子上跳起来，拍打几下狂跳的胸膛。

1994年的春天，我回到村里，村支书和几个种植户家里已经安装了程控电话，其他的老乡也都在准备安装电话了。电话，已经开始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1995年的一天，村里的一个养鸡大户到我家小坐。他腰间别着一个黑色的传呼机，不一会儿便滴滴滴地响起来，他嘿嘿地笑着说：“我得回一个电话。”不久后，颇受刺激的我也花了一千一百元买了一个数字传呼机。没想到，这个传呼机却使我被老婆紧紧地盯住了，让我失去了自由之身。

1996年初春的一天，一个浑名叫“狗子”的搞建筑的老乡来到我家里，他把一个砖头大的东西“啪”地一声往桌子上一搁说：“知道不，咱花了两万块钱买的大哥大！”“狗子”的神气吓了我一跳，也让我顿感落伍后的寒酸。狗子在街上打“大哥大”的时候，满街的人都羡慕地盯着这个暴发户。

1997年的秋天，我陪单位领导出差。我诚惶诚恐地借了领导的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手机拿在手上，我却不知怎么摁键。领导帮我拨通了电话，我这才战战兢兢地同老婆说了几句怪怪的话。

1999年的春天，我花两千多块钱买了一部手机。我腰间别着手机很风光地回到了村里，还故意到那个养殖大户的院坝前，拿起手机哇啦哇啦地说话。没想到，这位养殖大户却从腰间拿出一个样式更新款的手机在我眼前晃了晃。

四年后，当我再回到村里，远房的二叔正在吆喝着牛犁田，他腰间的彩屏手机突然响了，二叔便停下来接听电话——原来是有客商来这里商谈收购榨菜的事情。

2008年的夏天，我回到村庄，村里七十多岁的魏大爷正坐在电脑面前，看着他的孙子用视频和姐姐聊天，魏大爷通过视频见到了他在武汉工作的孙女。魏大爷的眼睛笑得眯成了缝：“这玩意儿，实在是怪！”

秋天，当“神七”航天员在浩瀚的太空中与家人通话时，我才真正感到，已成为一个村庄的地球，对太空的呼唤，不再是梦。

我家 30 年影像

◎ 李 晓

一位 40 岁的中年男人，挎着公文包，满脸兴奋地走在乡间小路上。他穿着粗布中山装，上衣的两个兜里各别着一支钢笔，偶尔用手捋一捋额前的黑发，不时张开嘴，似乎还在喃喃自语着什么。

这位风华正茂的男人，就是我在城里机关工作的父亲，1978 年年末，父亲奉上级之命回到公社和村里传达一个振奋人心的会议精神。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按捺不住喜悦之情传达的，就是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精神。那一年，中华大地都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那一年，到处都是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我家猪圈里的猪还没有到腊月便提前宰杀了。

那个冬天，因为有提前宰杀的年猪，我家 10 多口人的萝卜汤里沾上了油腥，黑漆漆的厨房里也有了一点热气腾腾的味道。1978 年，一个 9 岁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一年，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真正意味着什么。我只记得，父亲特地请来城里照相馆的师傅，让我们一家人在竹林旁合了影。爷爷还把为自己准备的一口棺材扛到了偏屋，他红着脸膛说：“别急，我还要好好活着，看好年景！”这一年，留在我心中的影像是灰白中夹带一丝喜庆的红。

我背着母亲为我捆好的一床被子，怯生生地来到离家 70 多千米的乡上工作。这是 1988 年的秋天，我从学校毕业了，有了鼓出的喉结，说话粗声粗气，脸上还长满了青春痘。我

记得，我到乡上报到的第一天，乡长和书记打量了我许久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年轻人，工作要肯吃苦啊！”我拍着胸膛说：“领导放心，我是从毡帽山上下来的。”毡帽山是我故乡的一座山。乡长和书记顿时呵呵地笑开了，乡长还拍着我的肩膀大声鼓励说：“对头，咱们从山里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那天晚上，乡里特意用一锅腊猪蹄炖土豆招待了我这个新来的年轻人，我也第一次敞开肚皮喝了二两红苕酒，然后在乡里招待所的铺上酣然入梦。

那一年的夏天，我家喜事连连。我的妹妹考上了大学，我的奶奶迎来了七十大寿，我母亲喂养的两头母猪也一口气下了十三个猪崽，我家稻田里试验的新品种更是喜获丰收。十月，我颤抖的手在乡里工资名册上签了字，领到了第一个月的三十六元五角工资。我把那些零钞放进我的包里，在一条小街上，满街吆喝要请人喝酒吃羊肉扣碗儿。我用工资称了五斤羊肉，再到供销社买了一床毛毯，回到了村里的家对母亲尽一点孝心。远远地，我看见母亲在田坎边等我，她的头发在风中轻轻地飘着，母亲看见了我买的礼物，瘦小的她踮起脚一把抱住了我，我和母亲便在秋后的田野上轻声地哭了起来。

落什么泪呢？我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在村里率先建起了气派的青砖房，虽然不是鹤立鸡群，但也是鸡立鸟群了。青砖房内，一年四季都挂着喷香的腊肉，还有一串串像在燃烧的红辣椒。那一年的影像，便是墙上那一串串红辣椒的喜庆颜色，望一眼，便忍不住有些心花怒放。

全城的人几乎倾巢出动去江边看大水，这是一个长江边的城市，因为夏天的洪峰，已经危及到下游一些城市的安全。那是1998年的夏天，我61岁的父亲搀扶着80岁的奶奶去江边看大水，一次又一次的洪波涌起让奶奶吓得双腿打颤。父亲在她耳边说：“妈，您别担心，下游有解放军在扛着呢。”江边的雨雾中，父亲的头发已是花白一片。那一年夏天的大水，让整个中国为之揪心。

洪峰终于被制住了，暴躁的长江，终于恢复了她的温柔。那个在山里的家，已在城市里有了一扇窗。奶奶和母亲随父亲进了城，这个三峡移民的小城，在一片稻田中开始有了矗立成群的楼房。小城里的马路，奶奶、父亲、母亲用脚一寸一寸丈量过。父亲那年年初已经光荣退休，在小城里安